

东山的春意，一点也不比山下的平原来得更晚。太阳刚刚爬上山尖，从远方赶来报春的布谷鸟就扯开嗓子，朝着山下发出一串悠长的啼鸣。“哦，春天来了啊？”布谷鸟的叫声，唤醒了猫冬的母亲。她急忙挪下挂了一个冬天的拐杖，拎着满满一提篮对春天的盼望，弓着腰，挪着脚步，走向村外的田野。

三月的田野上，返青的麦苗就像饥饿的婴儿吮吸到母亲的奶汁，开始恣意地生长。麦地里的荠菜也伸展根茎，贴着泥土小心翼翼地舒张开叶片，向着寻找春天的孩子招手示意。务农的人们已经开始在田间忙碌起来，浇水、打药、施肥、除草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。

母亲干不动农活了，她的背已与耕种着麦子的泥土平行。她努力地抬起头，从麦行间搜寻着那些与麦子一起醒来的荠菜，握铲子的手不听使唤地微微颤抖。她要抢在麦地的主人之前，将这些鲜嫩的荠菜挖出来带回家，做成可口的菜肴，招待她城里的孩子们。

在东山，种地的人都知道荠菜是这个季节的主角。饥荒年代，年关过后，麦子和豌豆落黄之前的日子里，它曾充当着口粮的角色。

麦蒿、小薊、灰灰菜和麦瓶草，也是可以填充肚子的野菜，但是麦蒿和麦瓶草只喜欢肥实的土地，离开了麦地，它们就是藏猫猫的孩子，很难再找到它们的踪影。小薊倒是随处可见，只是它的幼苗一旦露出泥土超过了三指高，叶子边缘就会长出针一样的小刺，刺痛人们的舌头和喉咙。吃多了灰灰菜的人们，被水肿、腹疼、腹泻折磨得痛不欲生，就开始怀疑附着在它表面上的粉末对人无益，对它敬而远之。只有荠菜的种子不择泥土肥瘦，不计地堰河沟，长出来的叶子可菜可汤，吃起来不苦不涩，香甜可口。

其实，荠菜、麦蒿、小薊、灰灰菜和麦瓶草，都是麦子的伙伴。就如同我家院子里的鸡、狗、鹅、鸭和兔子，母亲始终对它们一视同仁。它们与麦苗同是报春的使者，互相

拉扯着从消融的冰雪里走出来。

但在庄稼人的眼里，收获的麦粒能磨成白面和麸皮。他们用白面做成各式各样的面食，将麸皮喂鸡喂羊。麦秸是下脚料，可以烧火做饭，也可以与泥土制成砌墙盖屋的土坯。麦地里的野菜与杂草，则是与麦苗争水争肥、蹭吃蹭喝的乞讨者，就连麦子的近亲雀麦和野燕麦，也被他们视为入侵的敌人。

为了不影响麦子拔节，再过几天，麦地的主人就会挥舞着锄头，毫不吝惜地把它们统统铲除。这些脱离了泥土的植物，一时适应不了春日炽烈的阳光，就像从池塘里网上来的草鱼，很快就会停止呼吸。那一刻，他们忘记了荠菜也曾是白面绝好的配菜，也忘记了在穷苦年代，有人为了争夺一棵荠菜而互不搭腔的糗事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锋利的锄头触及荠菜的那一刻，母亲总会长叹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唉，生错了地方啊！”几十年了，她一直在为尴尬地生长在麦地里的荠菜愤愤不平。

开春的泥土酥软得犹如一张张烙熟的发面饼子。母亲行走在上面，每前进一步，都在有意无意地给脚下的土地和麦子鞠躬致意。她把一年的希冀，也有意无意地全都

播撒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了。

当地堰的影子藏匿到乱石缝里，母亲的提篮里已装满她想要的结果。坐在地头上，一股升腾的水汽从她花白的头发间飘向天空，她有些如释重负。回望一眼麦地，再看着脚下被人们踩实的泥土上，一棵瘦弱的荠菜已经开始着力繁殖后代。一穗玲珑的小白花，好像是从泥土里钻出来的。几片沾满了泥土与干草的叶子上，已难以找到生命的绿色。

她曾不止一次如今天这样，在种地累了歇息的时候，背靠着地堰，朝着溪水下山的方向远望。

在那片遥远的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有她年少时的村庄，那里盛开的荠菜花像一片落满雪花的原野。她说，小时候她时常会枕着荠菜花进入甜甜的梦乡。

如今，八十多岁的母亲总絮叨说人生就是一场梦，有时候又说人生就是一阵风。蔚蓝的天空下，母亲怀抱着春天的暖阳打了个盹，梦中的风就从遥远的天际吹来。多年前，那场风路过她的村庄，从树下卷起一堆落叶、黄土和杂草的种子，向着远方呼啸而去。那场风在东山盘旋了几日，离开的时候竟然把黄土、树叶和种子，都遗落在了这片瘠薄的山坡上。

## 低开的花

□惟耕

东山的雨雪和灵气滋润着八方来客，黄土和树叶混合成泥，种子也顺理成章地生根发芽了。长大了的叶子，成了山中人们碗碟里的美味。低开的花朵，努力掩饰着岁月的沧桑。一排排心形的荚果，更像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小旗子，在为自己的坚韧升起一份小小的荣誉。

一剪清风拂过，一缕淡淡的清香把似睡非睡的母亲叫醒。她睁开眼，蓦然发现那一穗小花正昂起头，向她微微含笑。而它的周围，山路两边绽放的荠菜花也不再是一穗两穗，而是雪白的一大片，犹如镜中自己的那一瀑银发。淡淡的花香带着东山的土腥味，贴着地面向四下里散开，紧紧围绕在她的身边。她伸出弯曲的手指，轻轻触摸着那一穗娇弱的花朵，犹如多年前抚摸着她襟怀里的孩子。

阳光愈加明亮，而母亲的目光却渐渐模糊起来。她眼前的那些数不清的小花，仿佛正缓缓地朝着麦地、果园和溪流，向着更远的山坡蔓延开来。母亲说，她忽然想起传说中那个叫荠菜的丫头，也忽然怀疑起自己是不是风中的一粒种子，抑或是春风里那一朵向阳而开的小花。

春天百花齐放，有人尽情赏花，有人尽情“吃花”和“吃芽”。春天，不曾言语，却唤醒了大地、河山、草木、人间；春光，不仅绽放繁花似锦，春满枝头花满天，也蕴含在唇齿舌尖。

一口鲜香，就是一口春光，春光之美流转于油盐酱醋“一箸间”。春日里，各种新鲜的野菜和百花让人应接不暇，同时也成为人们餐桌上、食谱里的美食。

一场春雨过后，野菜在田野上蓬勃生长。清新的田野气息混合着野菜的清香，在苏醒过来的泥土里，散发着山野的气息。

食春味，才知春。荠菜是春天第一鲜。人们兴奋地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时

间，在田野里寻找着荠菜青绿的踪迹，直到篮子里的荠菜冒出了尖，才伸一伸累弯的腰。回去后为家人包上一顿鲜嫩可口的荠菜肉馅的饺子，是春天对自己和家人的犒劳。一口咬下去，满嘴都是早春的气息，鲜美留香。荠菜还可以蘸面酱生吃、蒸包子、摊春卷，无论如何吃，都回味无穷。

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如木质。”香椿被称为“树上花”，早春时节，紫红色的嫩芽闪烁着油亮的光，在春风中飘荡着清幽幽的香。

香椿芽炒鸡蛋，是特别美味的菜肴，端上餐桌后，往往在啧啧称道的话语间被一扫而光。此时不由得想到了一个故事。“香椿芽炒鸡蛋，先生吃学生

看”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一户人家为孩子请来一位私塾先生。早春香椿芽初发，稀少而珍贵。主人家做了一盘香椿芽炒鸡蛋招待先生，先生边吃边赞美这道菜，学生则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候

## 把春搬上餐桌

□杨文革

着。先生吃完后，意犹未尽，伸出舌头把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的。

香椿芽还可以炸着吃，叫“香椿面鱼”。把香椿挂上面糊，放在油锅里炸一炸，酥脆焦香，吃后唇齿留香。烟台

的西牟香椿比较有名，每年春天我都会买几斤，腌制好后放在冰箱里冷冻。食用时，拿出来化开冰霜，香椿芽翠绿欲滴，和新鲜的一样。喝着小米稀饭，吃上一块自己腌制的香椿芽，满屋飘香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百家。”五月的槐树像阳春白雪，成串成串地挂在青枝绿叶间。空气中弥漫着清雅的槐花香，沁人心脾，引来无数蜜蜂采蜜。槐花蜜醇香甜润，是人们普遍喜欢食用的蜂蜜。将槐树花采摘下

来清洗干净，放在锅帘上蒸熟，氤氲的热气裹着槐花的幽香，扑面而来。倒上蒜泥，味极鲜和香油，端到餐桌上，一道散发着槐花香味的美食，吃得让人停不下嘴来。除了蒸食，还可以包槐树花包

子，咬一口，满汁流香，唇齿间溢满槐花的清香味。

“正月葱，二月韭。”早春的发芽葱生机勃勃、青翠欲滴，蘸着面酱吃，鲜辣可口，是人们喜欢的一道下饭菜。春天的露天韭菜味道最鲜亮，叶翠茎肥，能够做出更多的美味。我最喜欢做韭菜合子吃，鸡蛋和韭菜的味道完美融合，让人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。韭菜和豆芽粉条合在一起，用春饼卷着吃，也是春天餐桌上的

一道美食。春，将鲜甜翠绿和浪漫诗意化成一道道美食，汇聚成一桌桌珍馐美味，搬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，揉进了彼此温暖的心里。

## 时光荏苒爱不变

□紫苏

苹果之于我，有着别样的情感。

因为喜欢甜，小时候，常常是枕头底下压着糖块儿，枕畔放着两个大苹果。在甜甜的水果香入睡，醒来的微笑都是苹果味儿的。对苹果，我从孩提时代一直爱到了现在。

那时条件不好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的水果。每天晚饭后，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围坐在小炕桌旁。一盘苹果，伴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夜晚。夏天的伏苹果，秋天的红香蕉、金帅、小国光，爸爸妈妈把它们放在大大的泥缸里存着，能吃到来年。

爸爸负责削皮，我和妈妈就等着吃。苹果配合着爸爸手中的水果刀，轻轻地飞舞着、旋转着，细细长长的果皮垂下来，被我摆成一个个果皮圈，这里太厚了，这里太薄了，这里差点断了……

每天都是我吃第一个苹果，因为第一个不但皮不会削断，也是最漂亮和最美味的。削断了皮的苹果就给爸爸妈妈吃了。爸爸说，吃了不断皮的苹果，就能实现心中美好的愿望。因了这句话，我每天都是最幸福的小女孩。

好怀念我们的小时候啊，那时的快乐，那么纯粹，那么简单。

每年的秋天，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时候，卖了苹果，我们就有了钱。那时候苹果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。苹果是我们姊妹每年的学费和新衣，是我的第一辆自行

车，是爸爸的第一辆摩托车，是妈妈第一台冰箱和第一台彩电……

苹果，是爸爸在寒风里起早贪黑地修剪枝条，是妈妈在炎炎赤日下疏花、疏果、套摘袋，是我们姊妹放学后认真地分级筛选；苹果，是收购商给钱后全家舒展的笑颜；苹果，是父母用瘦弱的双肩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天！

后来的时光里，每一次吃苹果，我都会想起爸爸为我削苹果皮的那些日子。是谁说过，童年，只有在回忆里闪现，才会显得弥足珍贵？是的，真的是好珍贵的幸福感。如今，我也为人母亲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小时候盼着长大，长大后，才懂得了他们的艰辛和不易，也懂得了他们的乐观和豁达。

现在的水果多得数不清，可我最爱的依然是苹果。每当我吃苹果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当年父母在果园里劳动的辛苦，以及为我削苹果的美好瞬间。

苹果，在我心里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水果，更是一段岁月，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。亲爱的爸爸，虽然您没有什么豪情壮举，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可是那丝丝入扣的爱和关怀，是任何情感都无法取代的。今生能够做您的女儿，是我前世修来的缘分。我好怀念被您宠溺的、无法回去的童年。

苹果于我，是回忆，是亲情，是岁月赐予的爱与暖。

时光荏苒，唯爱不变。

### 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革命烈士纪念馆

### 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拜谒革命烈士事迹展馆

## 清明追思

□王太山

了。我一手拿着剃须刀，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爸爸那张被病魔肆虐得满是皱纹、皮包骨头的脸，剃刀每推进一下，我的心就被揪紧一次。当医生给爸爸拔掉氧气管，当护士推着他走出病房门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了爸爸的眼角淌出两行泪水。爸爸的意识一定还是清醒的，他一定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多，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。爸爸哭了！他眼角的行行泪水，犹如利箭穿心，令我肝肠寸断！

弟弟走了，爸爸也走了，虽然与亲人阴阳两隔，虽然得不到亲人的半点消息，但是思念的线永远不会割断。天地同情思漫漫、缠绵悱恻。铲一锹黄土，覆一层哀思，栽一棵新树，延续一个故事。

不得不承认，生命的脆弱禁不起我们再三的考虑，也不给我们选择的权利，生和死没人能把握住，也许早已命中注定。逝者如斯夫，生者长已矣，把握与人相处的日子，让生命不再留下遗憾。经历过生死别离的人，更懂得爱和珍惜。曾经的拥有和离弃，翩然远逝；曾经的富贵与卑微，烟消云散；曾经的亲密和疏远，化为乌有；曾经的明争与暗斗，淡然冰释……

清明时节，送上一杯酒、一支烟、一兜水果、一盆水饺、一条爸爸爱吃的鲢鱼、一碗弟弟最爱的扣肉……青烟袅袅中，心泪洒地，心语不断。让我用这恣意流淌的泪水，用这蘸泪写成的文章祭奠逝去的亲人，祭奠我们流逝的岁月。